

正視該隱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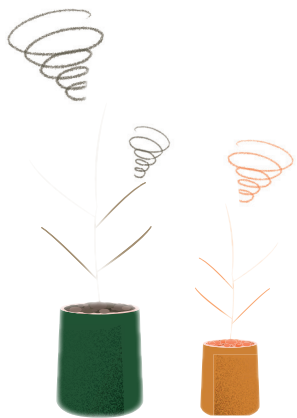
男孩經驗也是性別平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

呂明綦 / 本刊總編輯

1982年夏天有張傳奇的唱片，由一家新成立的唱片公司老闆自己作詞曲，在臺中的西餐廳找來駐唱歌手演唱出版，但卻賣破百萬張。這個主打歌紅遍大街小巷，號稱最能代表男人的歌，叫做「心事誰人知」。那時無論大人小孩大概都可以朗朗上口，哼上幾句：

「心事那沒講出來，有誰人會知，有時陣想要訴出，滿腹的悲哀……」。

這個歌曲傳唱後的幾年間，無論是流行樂曲，或者是圖書出版，似乎都繞著臺灣男人的心聲，尤其是社會底層男兒，說不出口的情感。無論是坦坦人，行船人，運將，工人等。這些能激發共鳴的男人心聲，不外是不被外人所理解的委屈、有淚不能輕彈（眼淚往肚裡吞）的抑鬱，還有不能輕易說出口的，對另一半及孩子的愛。



6 月旦知識庫

1984年，我第一次踏進了廣播的領域，在某間傳播公司代理主持一個帶狀節目。公司常有經紀人會帶著出片歌手來「打唱片」¹。那時錄音間來去的歌手不計其數，其中，有幾個人讓我印象深刻，因為他們一點都不像我們印象裡的「歌星」，星光熠熠，出巡必有一群人左呼右擁。他們有些貌似害羞、小心翼翼，自己帶著唱片來，一來就坐在一角，等著上節目；有的是有公司宣傳一起來，宣傳在一旁頤指氣使，而歌手忙進忙出；還有些像是浪子，吊兒啣噱的，宣傳都還要耳提面命不能亂說話。但進了播音間，門一關，開始訪談時，許多歌手的心防似乎被打開了，人生故事就這麼侃侃而出了。我有個感覺，許多歌曲，根本就是他們的人生寫照！有他們在一旁，邊聊，邊播歌，在歌曲的空檔聊著，許多沒流出的故事，就變成了我這個廣播人跟他們友誼建立的開始。當然，迢迢 人的心聲也在我心底埋下了一些疑問。臺灣查甫人真的需要這樣嗎？

1986年，我加入了電話張老師的行列，開始了聆聽與同理個案的值班歲月。那時初出茅廬的我，常常得在電話這頭七手八腳，心慌意亂的接受個案挑戰，包括：「你是女生，怎麼會瞭解男人的苦？」「你結婚了嗎？有小孩了嗎？沒有怎能瞭解我們的辛酸？」甚至在接到露骨猥褻電話時還得力求鎮定，請男性張老師接手……等。那時，每週的值班都是挑戰。挑戰著我如何用超齡的語氣平穩個案的情緒，在適當時候做出同理；如何在面對不同性別個案時展現出專業，協助其釐清自己

1 就是現在用語「打歌」的意思。過去因為歌手出版的唱片不是黑膠唱盤就是錄音卡夾，我們都稱為打唱片。

6月旦知識庫

的問題與困境。當然，1992年出版的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中文譯本翻譯為《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男女大不同》）也幫助了我理解兩性的問題。彼時，我的眼界及心境也快速的成長，直到覺得自己所學不足，需要出國讀書，學習更多的心理諮商技術。

1993年我到了紐約求學。研究所暑期先修，修了一門家庭與婚姻諮商。第一個家庭作業就是跟所有家庭成員「示愛」，看他們的反應，然後寫下來。這作業真的是個極有挑戰的功課。一拿到手，我就傻眼，下課休息時硬著頭皮去問了老師，我的家人目前都不在美國，散居各地，該如何是好？老師說，還是照樣要做，但可以就記錄對話。於是，我在週末早上（美國時間）打了一通通的電話（貴參參的話費啊）。第一通電話撥給了爸爸。平常我們的通話大概不超過15秒，大抵就是問候；像是：「爸爸，您好嗎？」「我很好，你咧？」「還好。」「功課忙嗎？在美國要好好照顧自己。掰掰。」然後，沒事了，掛電話。那天，在進行到「要好好照顧自己」快「掰掰」的時候，我跟爸爸說，再給我幾分鐘。爸爸回答：「好」，我鼓起了好大的勇氣，說：「爸爸，我愛您！」電話那頭沉默了好幾秒……，然後，爸爸大聲回說，「三八！你是讀書讀到起肖了嗎？還是把錢花光想要錢？」我只好哭笑不得的解釋說，這是我的作業啦，就掛了電話。之後，打給弟弟，也是得到一樣的反應：「老大，你發燒了嗎？不要讀書讀到瘋了。讀不下去就回來吧。」只有打電話給媽媽，我的示愛，在呵呵笑了幾聲後，獲得了同等的回應，「我也愛你」。還是英文的，love you too.

6 月旦知識庫

那次之後，我開始在每次的電話後都會對家人示愛。家庭關係似乎悄悄的有些轉變。有一年暑假回臺灣搜刮了一些心理書籍，帶回美國，發現張老師出版社的一套中國人心理系列叢書對家庭、愛情、擇偶等的心理寫得很貼切。還有一本王浩威醫師在 1998 年出版的《台灣查甫人》，更是讓我連連叫絕，一邊讀著，一邊腦中都會出現那個類型的，我身邊認識的人。幾年後，有次在家人團聚的過節餐會上，媽媽問我，有次打電話回家，到底跟爸爸說了什麼？讓爸爸那一天都沒有生氣，還傻笑了半天？我想起了那次的電話示愛事件，再加上回想起爸爸在家庭、工作，以及與朋友同事的相處，恍然，原來我家的老爸也是典型的臺灣查甫人。

忘了哪一年，我參與的組織 AC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邀請了 Dan Kindlon 來演講。我從他的研究中知道，在西方世界裡的男孩教育跟東方其實也有許多的相似。男孩轉成大人的成長經驗也是一部部的斑斑血淚史。在教育上，對男孩與女孩不同的期待與養成，是兩性戰火的主因。後來，閱讀了 Dan Kindlon 與 Michael Thompson 合著的 Raising Cain: Protect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Boys (中文譯本翻譯為《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酷文化》)。他們以自己身為男性的角度，梳理他們多年來接觸的，男性個案的樣態，揭開男孩在成長歷程中所接受到教育的「後遺症」，也同時以身為有女兒的父親角度，沉重的寫下序言。我特別喜歡 Dan 在為書作序的一段話：



6月旦知識庫

現在的我是一個父親，有兩個可愛的小女兒。我常常在想，我的女孩們將會認識什麼樣的男孩？什麼樣的男人？..... 我不希望我的女兒選到一個總是以憤怒與防衛來自我保護的男孩；我不希望我的女兒愛上一個無法信任他人、無法建立親密關係的男孩；我也不希望她們將真心交給一個只會靠著喝酒來排解情感苦痛的男孩。我希望，走進我女兒生命中的男孩與男人，是一個情感完全、善於表達，而且足以信賴的夥伴。我盼望女兒們所遇到的，是一個永保赤子心、卻又不會犧牲情感生活的男孩。²(Dan Kindlon & Michael Thompson,2016,pp.13-14)

至此，我終於能理解當時學校為何在 women's studies 之外還要成立一個 men's studies 的學程，當然現在是 global gender studies。我也期許自己做性別，不只是要關注到女性，或者說弱勢社會性別的權益，也要思考男性世界裡強勢或殘酷養成文化，對男性自身或其他性別也是一種戕害。

本期季刊邀請臺灣男性協會的陳柏偉理事長為我們組織專題。他選擇以暴露男性「脆弱與交織的困境」為主題，邀請 6 位實務工作者一起來撰稿，這些故事很沉重，但也很是精彩。另外，值得記上一筆的是，本次編輯部的季刊封面首度嘗試與新銳藝術家合作，為了能讓他有效構思封面，請他閱讀文章，來來回回多次間，發現藝術家也把他閱讀文章後的心情畫出來了。

做性別不容易，我們一起努力！

2 Dan Kindlon & Michael Thompson (2016) 。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酷文化（吳書榆譯）。商周出版。（原著出版於 1999 年）